

支那
撰述

廣弘明集

卅七之八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	〇	三	漢書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	〇	三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12	
冊數	20 (14)		
函號	311	〇〇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

僧行篇第五之二

淺草文庫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宋武帝

沙汰僧徒詔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遭
藪加以姦心頽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
付所在與寺耆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主
者詳為條格速施行

以僧顯為沙門都統詔

魏孝文帝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

賢寤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
 無勞紆或有器玄識遠高挹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
 師僧顯仁雅欽韻澄風柔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
 堪茲任式和妙衆近巴口白可勅令爲沙門都統又
 副儀貳事緇素攸同頃因曜統獨濟遂廢茲任今欲
 毗德贊善固須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溫
 聰謹正業茂道優用膺副翼可都維那以光賢徒

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冲事超俗外淵模崇牘理寄忘言然非
 言何以釋教非世何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誠

典六度攝化固憑尺波自像教東流千齡已半秦漢
 率俗制禁彌密故前世英人隨宜興例世輕世重以
 禪玄奧先朝之世當爲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
 見沙門統僧顯等白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淺識共
 詳至典事起忽忽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世
 世教殿須立白一同更釐厥衷

聽諸法師一月二入殿詔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禪神染志誰先英哲故周
 旦著其朋之誥釋迦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
 賢爲貴德優者以親仁爲尚朕雖寡昧能無庶幾也

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
 容紫闥簡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良為未
 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見進可餐稟道味退可
 飾光朝庭其勅殿中聽一月二入人數法諱別當牒
 付

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冥風餐慧習慈實鍾果智故三
 炎檢攝道之恒規九夏溫詮法之嘉猷可勅諸州令
 此夏安居清衆大州二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
 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祇粟供備若粟尠徒寡不克

此數者可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良推
 德勿致濫濁情茲後進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遠風識淹通器尚倫雅道業明
 博理味淵澄清聲茂譽早彰於徐沛英懷玄致夙流
 于譙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應供皇庭美敷宸宇
 仁教之良朕所嘉重依因既終致茲異世近忽知聞
 悲怛于懷今路次兗濮青泗豈遙愴然念德又增歎
 心可下徐州施帛二百足以供追福又可爲設齋五
 千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微佇玄範冲猷是託
今既讓俗名理宜別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
疋准四輩之貺隨四時而給又修善之本寔依力命
施食之因內典所美可依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
遠譬深理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獎勵道意耳

為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淳虛英素之操
超然世外綜涉之功斯焉罕倫光法彭方聲茂華裔
研論宋壤宗德遠適爰於往辰唱誦鹿苑作匠京

延賞賢叢修矣歟魔忽殲良器聞之悲哽傷勸于懷
可勅徐州施帛二百疋并設五百人齋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論

沈約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
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二一則勢利榮名二
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
畧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為累甚切
萬事云皆二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
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為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
云二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入情所甚惑念

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
 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
 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比三事
 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
 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
 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
 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眾累稍隨事
 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遣累之筌蹄適
 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
 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眾僧止設一會當
 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
 佛與眾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
 往福眾生今之僧眾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
 廚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
 之口進蔬藪之具延頸感頰固不能甘既非樂受不
 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
 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
 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昂然無許自立廚帳并畜淨

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為僧徒鄙事下劣既是眾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謂僧一會既可髣像行乞行乞受請一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召則行乞求法於此永冥此法既冥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為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自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為會可矣

矣

問沙汰釋李詔

北齊文宣帝

朕聞專精九液鶴竦玄州之境苦心六歲釋擔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泥洹之道是以太一闡法竟於輕舉如來證理環於寂滅自祖龍寢迹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委親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遍於州郡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央掘豈得為剗若以御龍非實荆山有攀髯之戀控象為虛瀝洛寤夜光之詭是非之契朕實惑焉乃有緇衣之眾

泰半於平俗黃服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為此
 不充王用因茲取乏欲擇其正道蠲其左術則有
 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且積競繇來行之已久頓於
 中路沙汰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脩短可指言優
 劣無鼠首其辭

答沙汰釋李詔表

北齊樊孝謙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為稱
 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
 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二戶九轉之奇絳雪玄
 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土喬得仙劍飛天上皆

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如捕影而
 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
 不歸樂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霞倒影抵掌可期祭鬼
 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既反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
 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歿有餘責王充
 之非黃帝此為不朽又末葉巴來大存佛教寫經西
 土畫像南宮昆池地墨以為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
 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
 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
 求出家藥王燔軀波崙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尅念寧

有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
 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將墜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燕沐時雨
 而羣飛臺上銅鳥嘯和風而獨嘯但周都洛邑治在
 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惟始既疲
 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
 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上天
 賜珮實報禹功兩馬記言一班書事不見二世之辭
 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
 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弔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帝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怛法師志業淹明道
 風淳素戒珠瑩淨福翼該圓加以識見冥通心解遠
 察記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謬服膺者無遠近蒙
 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京輦便伸結緣豈謂一息
 不追奄至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力久利必應遊神寶
 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啓殯香棺入室不入空心
 于何不慟但如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當其
 生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推校因緣未
 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二歲積始終稟道宜應共相策

撰述
廣弘明集卷二十一
勉弘遵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祿物輒如法
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問訊東陽盛
法師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覲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
欽慕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禮敬司馬參軍
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錄舊之情兼佩殷懃之旨
歡欣頂戴難爲譬說仰承垂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
嗤絳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且耳長直已過頂齒
剛曾不先落延華駐彩怡神輔性自非宿殖善因何

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敦舊之款依風慕
道之深欣羨景仰之至興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限
此樊籠迫茲纓鎖無由問道撫躬如失庶心期冥會
咫尺江山道術相忘棄置形迹唯願敬勗保此期願
赤松朱髮復何足貴飛錫騰軀真在旦夕指陳丹款
殊未伸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弟子筠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顥書

梁釋智林

近聞檀越敘一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舍聲殊恒律
雖進物不速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
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製論雖成定不必出闈之

懼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
 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七時便參得此
 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
 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廼舊有此義常法集
 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越常情後聽進
 受便自甚寡傳通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巴來四十
 餘年東西講說謬至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
 此途百里無人得者貧道積年乃爲之發病既衰病
 未愈加復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
 機撥無緒獨創方外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

實無以况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
 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
 過既幸已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
 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天奇趣耶若此論已
 成遂復中覆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法障往意理然
 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爲惠貧道齋以還西使處處
 弘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山取敘深企付之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

聞諸行李高談徽德逖聽風聲心飛魂竦無異斬仙
 之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蒼星昏昊涼雲送秋道勝

則肥固應願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黃菊之落葉
 酌清澗之苾流日候歸鴈晨鳧暮聽羈雌獨鶴神影
 影爾蓋象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卿苟
 若無人孝然堅臥冰雪沈沈隱隱何以尚之哉至於
 馳驚經囿翱翔書圃極龍宮之妙典彈石室之鴻記
 道生伏其天真曼倩謝其辨物若乃習是童子措志
 雕蟲藻思內流英華外發歲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頌
 息明珠之譽長門濫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麗乎
 昔旅浙河嘗觀組纈不覺紙蕪筆焚魂魄斯盡自茲
 厥後兩絕瑤壁意睠睠於菁華腸迴迴於九逝夫日

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瀆涌莫限隈嶠以玉抵鵲幸
 傳餘寶冀閱清徽用瘳眩疾然越民非鬻冠之所齊
 國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與皎法師書

梁王曼穎

弟子孤子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
 使其倚撫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
 若乃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
 騰法蘭發軫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
 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為利益固宜緇素傳美鉛槧
 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

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檢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好頗因其會兼且抗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高推幽明不無梗槩汎顯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又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在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王季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梗槩頗見法師

此製始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爲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一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文徒竟無一言可豫卜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遙龍函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厓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表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成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皓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

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

答王曼穎書

梁釋君白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鍼艾而來告累
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久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
莫尚高僧故漸染已來昭明遺法殊功異績列代而
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篋自課之
勤長慕鉛墨隆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間厝心傳
錄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再省但歷尋衆記繁約不
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
以不量寸管輒樹干科商榷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

蒼茫辭語陋拙本以自備疎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
既學兼孔釋解貫玄儒抽文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
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
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愧慚今以所著讚論十科重以
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君白

弔震法師上書

梁劉之遴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相不停苦空無
我五陰寧在尊師僧正捨壽闡浮遷神妙樂雖乘此
宿殖必登善地人情恒化銜疚悲摧念在二之重追
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

拔經論洽通疏非終身有為略盡枯稿當年儀形二
 衆豈直息心標領亦為人倫之傑弟子少長遊遇數
 紀迄茲平生敬仰善友斯寄哀疾待盡不獲臨泄鯁
 慟之懷二三增楚扶力修嗙迷猥不次弟子劉之遴
 頓首和南

與震法師兄李敬肫書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處道識長往法
 言永絕惋怛抽摧不能已已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
 恙甫爾謂無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孔懷之切
 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

該洽領袖黑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聖上
 躬接自還鄉國歷政禮重且講說利益既實弘多經
 始寺廟實廣福業襟抱豁然與物無迕所與遊款皆
 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敬豈止息心殄悴實亦人
 倫喪寶追懷歎愴何可弭歎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
 哽歎殿下自為作銘又教鮑記室為誌序恐鮑相悉
 未能究盡已得面為鮑說諸事行及徽猷計必勤不
 朽事如今日誌石為薦并呼師修之鐫刻亦當不久
 可就言增泫然投筆悽愴劉之遴頓首頓首

弔僧正京法師人書

八月二十日之遼和南法界空虛山木墮壞尊師大
 正遷神淨土凡夫淺累嬰滯哀樂承此凶訃五內抽
 摧哀慟深至不能自已念追慕永往纏綿斷絕情在
 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冠一時道蔭四部訓導學徒
 紹隆像法年居僧首行為人師公私瞻敬遐邇宗仰
 若乃五時九部流通解說匹之前輩聯類往賢雖什
 肇融恒林安生遠豈能相尚頓悟雖出自生公弘宣
 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語利益窮四構之
 弘致檀忍智慧備六度之該明白黑歸依含識知庇
 舟航愚冥棟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潛運何道長而

世短功被而身沒映乎大海永墜須彌照彼高山長
 收朗日往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而北面生小服
 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旦傾殞哀慟之
 至當何可處弟子統緒遊接五十餘年未隆知顧相
 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來難知現在長隔眷
 言生平永同萬古尋思惋愴倍不自勝未由嗔執伸
 泄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狠弟子劉之遼頓首和南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
 哉蓋性自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

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躡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
 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闈竝然其所然悅
 其所悅烏足毛羽瘡痍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
 難狎心駭雲臺朱崖望絕高蓋青組且霑濡霧露彌
 願閒逸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蚓
 專噬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
 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皐澤
 塊鬱若其羣峯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濩則春青
 冬綠迴溪映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
 信卓坐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

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
 中奮迅泥滓上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
 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
 蘊靈藏聖列名仙謀左先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
 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
 此為稱靡迤坡陀下屬深渚噴吼噫嶙上虧日月登
 自山麓漸高漸峻壘路迫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
 間間摩豁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
 便有廣澤大川皐陸隱賑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
 三面皆迴山週繞有象郭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

望東西帶一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霏滴瀝生響白
 波跳沫汹涌成音並漕瀆通引交渠綺錯懸溜瀉於
 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盥漱息瓶盆楓櫨
 椅櫨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
 實包綠裹杙白帶抽紫莖櫨矗萃尊指清風鳴籟垂
 條欄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藻攢列至於青春緩
 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
 男泣露芙蓉紅華照水皐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
 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灌叢地隨抗莖山筍抽節金
 鹽重於素壁玉豉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痾還年駐

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翺翺羣鳳風胎雨
 敷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肅肅毛羽關關好音皆馴狎
 園池旅食鷄鶩若迺鳩日伺辰響類鐘鼓鳴蛙候曙
 聲像琴瑟玄後薄霧清轉飛猪乘煙咏吟嘈噴嘹亮
 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鞞鞞笙簧宅東起招提
 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遠宇臨崖博敞閒虛納祥生
 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
 七覺詆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熏鑪夜爇
 法鼓旦聞予則跼蹐振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
 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臺而

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
 側下望雲雨蕙樓菌樹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煙
 霧日止却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
 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峙中澗雕琢
 刻削頗類人工躍流瀲灑滄涌決咽電擊雷吼駭目
 驚魂寺觀之前皆植脩竹檀欒蕭瑟被陵緣阜竹外
 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決漳
 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鴈克厭春鶯旨膳碧鷄冬
 葦味珍霜鷄穀巾取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寒蔣逼
 側於池湖菅蒯駢填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

不阜實蕃籬克物崖巘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
 齊醪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罇
 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誼吹晨論箱庾高談穀稼嗷
 謳歌舉杯相抗人生樂耳此歡豈皆若夫蠶而衣耕
 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為貴不求
 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
 心無林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劔楊子墜閣較其優劣
 者哉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陳釋真觀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休開士

匡正法於將頽十地高人秉玄文於已絕能使嶠山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結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竝令捐茲淨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閭既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徇俛恭承鞠躬祇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為盛雖復市朝亟改風化頓移慧炬常明戒香恒馥其為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輦洛或復昆明池內識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

碎身之遺陰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紺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黃眸白足連肩表稱大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峯山豎汪注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額鞞之清行頃年訛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志奪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岐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苦以不繼名籍為其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修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

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剎為居臨中告飯或頭陀
 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
 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
 濫譬蒼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真偽難辨忽使
 崑峯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期借也
 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翦髮既無僕使永絕
 妻孥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
 其一朝而散便溘死溝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縊長
 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
 未重且復奇才絕學竝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晚秀

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
 之類若並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
 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愚
 謂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拔距投石之能索鐵伸鉤
 之力則並從軍幕久預長驅儻復尚服緇衣猶居寺
 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
 孟昶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
 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
 心驚遠望軍麾魂飛氣懾將恐有阻都護之威無益
 二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其

賦斂但浮游之屬萍迸逢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里既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履則兩踵併穿斂襟則護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飽求朽壤以為藥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為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愆信哉應免若矜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糶糧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軒轅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感止夢金人晉武覆修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慙焉或深經是護等仙預大主寶塔斯

成類無憂國主明揚仄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叟許嚴君之高尚愚謂結預今者俛首僧尼若已離法衣無過道業或常居邸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宣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修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為務乃至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堪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眾無舖糟之客六時翹請常以國界為心二業精修必用君王為本豈不幽明踊躍人鬼欣歡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

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邊荒入附無待丹水
 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欣哉
 儻復疆場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費計伏聽徵求仰惟
 領軍檀越外則探蹟典墳內則鉤深經論才高帷幄
 寄重籃梅必願降意芻蕘畱心正法微惠研詳薄垂
 觀覽如其一毫可採深希曲為矜論無使蘭艾同鋤
 薰蕕俱剪庶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
 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恒岱以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
 而共廣橫此忤煩彌增悚惕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閒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非但
 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瞥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
 緇衣之務此為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何以知
 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
 苦弟子素以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不疎夫
 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決乎逆耳倚見其僻是以不
 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
 之功淑為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帷帳之策
 欲集劉侯形類卧龍擬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
 三併茅廬無由兩遇封爵五等唯見不逢中閣外門

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舞女歌姬空勞反翫
 覓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
 窺窬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
 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
 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翫世間無為自在其利一也
 身無執作之勞口餐香積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
 芻摩之衣朝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游
 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在重居必方域白壁朱門
 理然致敬夜琴晝瑟是自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頓足
 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橋化長溝巷吏門兒何因

仰喚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
 求及其利四也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無
 驚色家休水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
 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
 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密裏通情決勝灼然矯俗
 如斯煩垢萬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沈無出其利
 六也聽鐘聲而致敬尋香馥以生心朝觀尊儀暮披
 寶軸剎那之善逐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盈大器未知
 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達
 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遙寄彈指遠近低頭形

去心畱身移意往閒有者得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
 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
 石漱流實為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
 一心人恠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因一旦退
 心於理邈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過去之因摘
 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果不以為愆知福知
 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楫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
 有沈身之患其利九也曠濟群品為天人之師水陸
 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闍黎和上書輒致敬和南遠近
 嗟詠貴賤顛仰法師今必退轉立成可驗纒脫袈裟

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徧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
 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榻席懸異從來
 小得自在便以君為題封若不屈膝斂手自達無因
 俯仰承迎未聞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也
 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具述仰度仁者
 心居魔境為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
 細柳何足關懷煩似紅桃詎能長久同衾分枕猶有
 長信之悲坐卧忘時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
 不惑東阿世上班姬何關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論纒
 綵則共氣共心一遇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

照安悟賣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為豆
 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沒弟子今日橫諮必
 為法師所哂世上白衣何訾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
 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盈路人所不驚
 片子黃金萬夫息步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
 之法未加何異金搏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猶可
 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念
 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無勞
 後恨如弟子算遠即十數年中決知惻惻近即三五
 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誤自錯永棄

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
 希有迷人知返去道不遙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
 非是無智遂為愚者所迷類似阿難便為魔之所燒
 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羣凶豎般若之幢天魔自款
 若此言旨當即便冀棄芻蕘若不會高懷幸停深怪
 耳

諫周太祖沙汰僧表

周釋曇積

僧曇積白皇帝大檀越德握乾坤心懸日月照燭無
 私之道卷舒不測之化能威臨皁白悲及僧尼控引
 玄綱示之出路欲使清升練行顯迹於明時寡德沙

門恥還於素俗爰降明詔責其試藝頒下諸州問其
 課業竊惟入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人有五理不
 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年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
 犯諸禁燒香旋塔頂禮殷勤合掌低頭忘寢以食但
 受性愚鈍於讀誦無緣習學至苦而不得下字今量
 所告意須文誦聰者為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為是
 正意偏望取其明快且實而不聰行之本也聰而不
 實智之相也若用為有業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為
 非僧便責知於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議諸所為法
 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輒思改易羣聖自言種種神變

於斯大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本知機巧妙多方
 化人以漸衆生根行各各不同令聖說經互差不一
 內外相通亦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
 有二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今州
 郡縣各有學生德及顏回詎幾人也可以不及顏回
 廢郡不立可以無德頑僧竝令還俗不及顏回者猶
 勝於野人無德頑僧者猶勝於外道伏此一途不足
 一也或有專歸樹下擎錫持盂望中而餐正命自活
 名聞頓捨利養無心理觀除煩遂闕文誦論其人入
 道則內業有餘究其文解則相功不足何必聚衆京

華悉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故果有生熟不可
 以色相而啖人有出沒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
 不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修補伽藍憂勤
 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苦經心施藥與人不以飢貧
 易志但無聰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栖栖日讀不盈
 數紙准其迴向則善不空施徵其發趣則佛之真子
 今無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直性頓非不足三也佛說
 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未形凡而法服尊重豈
 容朝施暮奪自加薦毀愛惡無常豈責其得失於一
 人之上置不恒之式於十一冲典恐不合聖心甚乖

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
 誦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列然有盈
 萬數只應招延一部溢滿其間動梵鳴鐘為國行道
 方便窮其長短曲覓愆非黜放還民使棟梁空曠若
 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衆之間取地於
 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
 民豈能富國深不頓除性由漸顯一切衆生具諸煩
 惱若頓遣圓修是滅佛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
 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所見
 深滅三寶若麤細等看魔難得便何者純善退麤成

衆麤衆之人猶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麤細之行唯
 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五也貧道餘年賤
 質寄命關右欽化承恩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杖送
 此丹誠忤忤之愆伏增戰越敬白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晉戴逵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潮宗之源松長箭短同乘堅貞
 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二教是以闕里儒童
 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
 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
 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

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
 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
 該七略備璧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淨之
 記曇賦七嶺汰詠二河寶師妙析莊生瓌公著論爰
 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
 執律儀譬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踵賔頭之福田撫
 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
 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馬谷卽創伽
 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
 地開土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

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
 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塵上
 辯洪崖神井卽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
 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泊渚宮
 淪覆將歷一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
 歸軫一乘遣蕩曾襟朗開二達既念鼠藤彌傷鳥繫
 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二玄屢飫頗絕韋編
 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摺撫百家及乎從仕畱連文翰
 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鷓鴣而詠鸚鵡若求其
 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

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鄖城訊修隗館屈膝情欣係鞅
 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
 牽綵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悟
 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樵無妨
 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答嘉賓
 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
 望回金玉

酬戴先生書

釋慧命

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以之殊
 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改工有無異軫今

若括此一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
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
河終無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
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志蹈顏生之逸
軌損之爲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
富聖賢異派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殷或言高而旨
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鐘任扣子
建挹似奇文長卿恧其高超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
俗白眉青蓋龜玉之價弗踰栖鳳臥龍魚水之交莫
異加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

以屬歎牽絲與言世絕辭回應陸調合張嚴嗟朱火
之遽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
轉克虛四禪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纏而
遣三患斯之德也寧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
壅定慙華水戒非草繫才伴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愧
於德克外無狎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
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眺魄至
乃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魚聊追一子葦戶弊
衿在原非病朱門結駟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
猿難靜勞想鷺頭倦思鷄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

覺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
 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歡而實撫膺多
 愧雖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慙聞東
 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加我黃石匪遙結期明白
 駒可繫用永終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
 此何伸

時或以逵即晉朝譙國戴逵今考據行事非也晉
 書云太原十二年徵隱士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
 通三年一百四十三載命公方生許不相見又非
 北齊明矣

弔延法師上書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遷化
 情深悲想不能已已唯哀慕摧割當不可任法師弱
 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宇可
 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
 照不疲譬彼洪鐘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
 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
 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
 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爾緇林鬱為稱首屈宸極
 之重仰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一諦藉以宣揚信

足以追蹤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
 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杖錫挈瓶夙承訓導
 升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二之情理百恒慟往矣奈何
 無常奈何疾礙不獲展慰但深悲結謹白書慘愴不
 次弟子薛道衡和南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

音釋

殲子廉切 腆他殄切厚 剌渠京切 鎬胡道切 縶徐醉
 終赤脂切 懼許縛切 斬渠羈切 影撫招切 鬻余六切
 倚居蟻切 槩才敢切 悞他典切 慄呼得切 綆偏引切
 占孟切 瘡烏賄切 塊烏黨切 穀苦豆切 鬣力葉
 悲塞也 濩胡郭切 聞乙甲切 庠許交切 邪郭芳切 帶無切
 都計切 蠹初六切 萃萃甲切 奪郭也 蟄胡田
 也五胡切 踮里切 躡里切 隰似入切 下禮
 蕈慈荏切 菅古閑切 蒯苦怪切 隰似入切 下禮
 切以手 呶歡聲也 嗚乙骨切 噓渠略切 縊於計
 死施步 斨日施 督普蔑切 啖徒濫切 笈極擘切
 也王分切 鄖國名

徑山寂照庵自刻
 廣弘明集第二十七卷
 真州釋道一對上元王自謙書溧水陳秉達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二月識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
遠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沈乃
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
隱密援例杳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
申敘更號福田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
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僧行篇第五之三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福田論

釋彥琮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
遠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沈乃
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
隱密援例杳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
申敘更號福田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
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

之要吾今相爲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也
功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者
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
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
以法王標宗法以佛師居本僧爲弟子崇斯佛法可
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二種論體一致處五十
之載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寢聲滅影盡
雙林之運刻檀書葉畱一化之軌聖賢間起門學相
承和合爲羣住持是寄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
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而發心棄世間而立

德官榮無以動其志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截於壞
色髮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爲飾上
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經有律斯
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之
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
旨請陳雅見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
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
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王則天法地覆載
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潤之以
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

革面馬牛迴首蛇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
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
高大自許卑恭頓廢譬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能駕御
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剗除
尚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
有乖明誨不異凡俗詎應特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
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
稽首於慢衆斯文復彰厥趣安在如以權道難沿佛
性可尊況是君臨因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範仲尼
敷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有沙門敢爲陵

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易久不遇明
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易招無信之譏至言有
憑幸垂詳覽主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
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
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爲辨試舉其
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無
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
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
出成式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
焉帝有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爲而不恃斯乃先

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澤既能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麤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惠還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攝報乃深徵以身敬收利蓋淺良由僧失正儀俗滅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知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卽令從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民非白非黑無所名也竊見郊禋總祭唯存仰福爲尊僧尚鄙斯不恭如

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垂後更爲敘是謂無德不報者也法旣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以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終期成覺迴而能趣斯故剃髮之辰天魔遙懾染衣之日帝釋遙懽妓女聊被無漏遂滿醉人暫翦有緣卽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同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輕光揚僧力波離旣度釋子服心尼陀亦歸匿王屈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賤無豪所存者道然

後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寶信心平等或其值真纔滿四人即成一衆僧既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號良福田之最爲聖教之宗是謂第二無善不攝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升雲地卧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謂時暫變其例乃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無責沙彌大願和尚推先一往直觀悉可驚怪再詳典釋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警彼上慢之流設

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既非二慧詎是恒式因機作法足爲希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者幼有序先後無雜未以一出別業而令七衆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歿歌而鼓盆子墓羸而襯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槩明王之制乎況覺典冲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無礙者也且復周之柱史久掌王役魯之司寇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

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迴焉似高攀十力遠度
 四流厭斯有為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
 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者之儔矣是謂第
 四寂滅無榮者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
 典書契美談神輩為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眾為
 神所禮王寧反受其敬上下參差翻違正法衣裳顛
 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今來在僧所請之至會開呪
 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者也本皇王之奮
 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
 相是以道彰緇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

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王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
 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
 佛不以跪親為孝計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為敬豈
 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
 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者也謹案多羅妙典釋迦真
 說乃云居刹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為護四信不壞十
 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赤
 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應天順民御圖握
 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
 憶往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

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共使怒及出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體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已略引吾意粗除于惑欲得博聞宜尋大部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頻繁僕雖庸闇頗亦承覽文總幽明辨包內外所論祭典尚有迷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官本置太常專同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伍真佛已潛聖僧又滅仰信冥道全涉

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閒逸相學剃剪職掌檀會所以加其法衣王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役纒觸王網即墜民貴既同典祀詎合稱寶朝敬天子固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其二請聽嘉言少除異想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止惡道神勝於色普該情趣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顯於一氣誠言闕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

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
父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
若^生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之
於父母識含胎藏彌亘虚空意帶熏種漫盈世界去
而復生如火焰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
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覲其終濁之則爲凡澄之則爲
聖神道細幽理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太覺思議
所不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無遷謝生盲自不瞻睹
託想追於舊蹤傾心翫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
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爲內影憑帝

威爲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
一從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
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
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頒原
典供之人同至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于切
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初暫行此
抑彼亦乖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遣同
之可怪之極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生告善道請從退
歸

隋煬帝大業二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諸僧道士

等有所啓請者並先須致敬然後陳理雖有此令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琮不忍其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誠也帝後朝見諸沙門並無致敬者大業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見僧等依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為不致敬時明贍法師對曰陛下弘護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教又勅曰若不拜敬宋武時何以致敬對曰宋武虐君偏政不敬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下拜勅曰但拜僧等時然如是數四令拜僧曰陛下必

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拜不晚帝夷然無何而止明日設大齋法祀都不述之後語群公曰朕謂僧中無人昨南郊對答亦有人矣爾後至終必無拜者其黃巾士女初聞令拜合一李衆連拜不巳帝亦不齒問之

敘高祖皇帝問出家損益詔表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者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見國家別敬彌用疚心乃

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
 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
 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
 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
 臣之服章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
 請動妙釋有濟法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
 聽機候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
 能辯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飄淪欲海
 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至人所以降靈大聖為之興世
 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王種辭恩

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歎
 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二有此其
 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毀容變俗以會其
 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
 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靈幽顯豈拘
 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
 為損懲惡則溢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
 也

出沙汰佛道詔

唐高祖

門下釋迦闡教澄淨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

弘宣勝業修殖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
 經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
 四輩自正覺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
 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刺
 落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闡
 闡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
 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
 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
 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
 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

理尚幽寂近代已來多立寺舍不求閒曠之境唯趣
 喧雜之方繕築崎嶇甍宇舛錯招來隱匿誘納姦邪
 或有接近鄽邸鄰邇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
 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夫老氏垂化本貫冲虛
 養志無為遺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
 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
 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
 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
 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
 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

桑梓所司明爲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敘太祖皇帝令道士在僧前詔表

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
上下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
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
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
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
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
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泊於近世崇
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

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
里終風靡於朝庭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
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遞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
克昌旣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
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
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
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
生俊穎內外兼明攜諸夙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其
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
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有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

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於前典頒告
 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
 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
 立觀寺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
 者見之謂之智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
 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本
 非老君之裔行二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
 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
 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偽

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
 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天慈
 曲垂聽覽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

唐高宗

勅旨君親之義在二之訓為重愛敬之道凡古之行
 攸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絕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
 遂於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迄乎茲辰
 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
 地義而宣禮獎以名教被茲異俗而瀨鄉之基克成
 大構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詠歸斯矣今欲

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
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龍朔二年四
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右相太子賓客上柱國高陽郡
開國公臣許敬宗宣

上高宗皇帝沙門不合拜俗表 釋威秀等

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父義當依行理無抗旨但以
儒釋明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蕩蕪之道
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
之心所以自古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全其
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多宗匠攸遠時時

間發自漢及隋行人重阻靈鷲之風猶鬱仙苑之化
尚疎未若皇運肇興提封海外五竺與五嶽同鎮神
州將大夏齊文皇華之命載隆輔軒之塗接軫莫不
欽斯聖迹興樹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若
返拜君父乖異羣經便證驚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
昔晉成幼冲庚冰矯詔桓楚飾詐王謚抗言及宋武
晚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
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曰流言終纏顯議況乃夏勃
勅拜納上天之怒魏燾行誅肆下厲之責斯途久列
備舉見聞僧等奉佩悼惶投庇失厝恐絲綸一發萬

國通行必使寰海望風方弘失禮之譽愆哉後代或
接効尤之傳伏惟陛下中興三寶慈攝四生親承付
囑之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固絕跪拜之
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之敬俯仰惟谷慙懼實深如
不陳請有乖臣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調君之罪謹
列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
朝議斯穆終遵途於晉臣委略常談畢歸度於齊后
塵黷威嚴惟深戰戰謹言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上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伸表上請左右

相云勅令詳議拜不拜未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
於是大集西明相與謀議共陳啓狀聞諸寮案云
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啓

釋道宣等

自金河徙轍玉關揚化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
首請道歸向知津故得列刹相望仁祠基布天人仰
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信之士林蒸高尚之
賓雲結是使教分三法垂萬載之初儀位開四部布
五乘之清範頃以法海宏曠類衆難分過犯滋彰有
塵御覽下非常之詔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疎朝

議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良由行缺光時遂令上
 霑憂被且自法教東漸亟涉宏隆三被屏除五遭拜
 伏俱非休明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
 之謨乖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襲舊津伏惟大
 王統惟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攸靜今法門
 擁閉聲教莫傳據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危之日
 僧等叫閻難及徒鶴望於九重天階罕登終栖遑於
 百慮所以干冒陳欸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洽
 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興景福光於
 四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塵擾之深唯知慙惕

謹啓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榮國夫人楊氏沙門不谷拜啓

夫人帝后之母也敬

崇正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架葉相續入
 出宮禁榮問莫加僧等請門致書云爾

自二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
 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化萬載扇唯聖之風故得寰
 海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
 登嚴科易犯遂有稊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
 徵備列前經聞於視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
 住持非斯誰顯故金右泥素表真像之容染衣剃髮
 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因果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

道又僧之真偽生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之無窮律制別科若山涯之有際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真之圓德故使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時經濁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翳於憲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睠垂朝議之勅僧等內省漸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厝仰惟佛教通囑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當斯遺寄况復體茲正善崇建為心垂範宮闈威明道俗今二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諮陳希垂救

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歸弘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啓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簡諸宰輔敘佛教隆替狀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聖此則佛化之初及也朱仕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始弗從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首謝焉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開西域獲金人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為大神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大夏尋之二云有身毒國即天竺也彼謂

浮圖卽佛陀也此初知佛名相云成帝都水使者劉
 向云向檢藏書往往見有佛經此卽周秦已行始皇
 焚之不盡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
 圖經還於時漢境稍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
 隱重此中興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
 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二寶東傳洛陽畫
 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竺
 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洛城西門度人開化自近之
 遠展轉任持終於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
 敬漸深不聞拜毀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

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爲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
 屏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蜀中二主四十二
 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無聞信毀晉司馬氏東西立
 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
 聞異議唯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
 薨後庾冰輔政帝在幼沖爲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
 書令何充尚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反三議當時
 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震王
 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
 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

方內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如育主等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如魏文之遇子陵等太法東流為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時害於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隸諸華之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大明六年暫制拜君尋依先政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重逾深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

備見魏收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聽讒滅法經於五載感癘而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自晉失御中原江表稱帝國分十六謂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也斯諸偽政信法不虧唯赫連勃勃據有夏州兇暴無厭以殺為樂佩像背上令僧禮之後為震死尋為北代所吞妻子形刻具如蕭子顯齊書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一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為外教二乘之教教靜其心或名為內教老非教主易謙

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
移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海
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籙改
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
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
剝斫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
乖常尋依舊轍良以三寶為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
之位雖信毀交貿殃咎推移斯自人有衆隆據道曾
無興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萬年在
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行化於三洲九億應供

護持於四部據斯以迷曆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
典且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
四位尚有不屈之人況棄俗從道而便責同臣子之
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
拜今僧受佛或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仰其
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冥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
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
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雲達形命
如陽燄是故號為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在家之禮
出俗無需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

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音釋

羸

力果切赤體也

視

初覲切

闐

闐胡切

闐

胡對切

市

市外門也

闐

也闐

糧

魯當

切

草

莠

與久切

燾

徒到切

案

倉宰切

同

劓

苦胡切

斲

苦胡切

斲

斲

斲

斲

斲

職

略切

難

託計切

隳

許規切

覲

他典切

劓

苦胡切

斲

斲

斲

斲

斲

斲

斲

斲

必

列切

勝

許訖切

蠶

布貌

荼

符分切

耄

徒結切

年

至也

至也

至也

至也

至也

至也

至也

羝

都奚切

著

章移切

蒿

屬

屬

屬

屬

屬

屬

屬

屬

屬

屬

屬

屬

屬

徑

山寂照庵

自刻

刻

刻

刻

刻

刻

刻

刻

刻

刻

刻

刻

刻

刻

刻

刻

廣

弘明集

第二十八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萬曆

辛亥

歲冬

十二月

識

識

識

識

識

識

識

識

識

識

識

識

識

識

